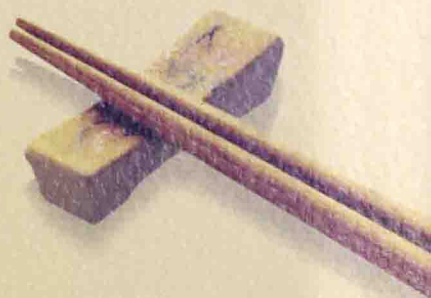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古代饮食小札

胡竹峰 著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中国古代饮食小札

胡竹峰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旧味：中国古代饮食小札 / 胡竹峰著. — 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14.1

ISBN 978-7-5474-0810-0

I. ①旧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饮食—文化—中国—古代  
IV. ①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22697号

责任编辑 许 诺

装帧设计 王 钧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[hbcbs@sdpress.com.cn](mailto:hbcbs@sdpress.com.cn)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40毫米×203毫米

7.5印张 59幅图 100千字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## 序

这一本书的作者，胡竹峰先生，只有二十八岁。可是阅读他的这本书稿，竟让我见识了不少过去未曾见识过的东西。掩卷之后，不由得击股一骂：这小子是个人物！所以乐意奉命，欣然为序。

《旧味》是一本谈吃的书。具体说来，是一本选择吃的角度，以小品文的笔法，叙说点评中国人是如何一路吃过五千年的。刚翻过几本书法史建筑史之类的书籍，也无外乎是以书法建筑角度来谈历史。谈资倒是增补了点滴，只是感觉枯燥困倦，像是阅读电器使用说明书，抑或考古发掘报告。两相比较，方显出这本以吃为切入口来谈历史的小书，生动简洁别致有趣，如同游园小憩时品味简素新奇的茶点，或是登山途中遇见了猪头肉、老烧酒。

儒家扬言治国平天下，先忧后乐为己任。由于口号高洁，



于是蒙得官位。可是在老百姓看来，不过是“千里做官，为了吃穿”而已。因此吃字在中国，不单是人生头等大事，也更是政府一等要务。所谓改朝换代，大抵是由胃——人体内这个怪异的器官鼓捣的。于是这本《旧味》，假使易名为“中华胃小传”，在我看来也是蛮可以的。世间的胃饱饱的，就使那类“王天下”的品种很失望，因为他们没法发动群众喽。他们期盼天旱水灾，最好出现易子而食的口实，以便他们加速启动“济苍生”的工程，实现“澄清宇宙之志”的梦想。所以在先秦诸子文献里，在唐诗宋词明清话本里，写吃，或以吃字来喻事明理，是一个惯常的手段。周礼呀，礼仪呀礼数呀，说穿了不过是在吃吃喝喝时的一系列臭等级。否则，“爵位”二字匪夷所思。概言之一个吃字，是华夏的最大宗教，中国的最大政治，我族的最大文化。

《旧味》的作者，对于政治似乎不大感兴趣，笔下所写，一派“文化味儿”。比如餐与饮的等级，食材的选择，火候的拿捏，以及吃的地域之差、季节之别，外交与私谊的吃，日常闲暇的吃，节典礼仪的吃，肉食者的奢靡吃，草食者的凑合吃，文人雅士的奇思妙想的吃……都无不打上特定时空的文化品相，当然也是特定时空的政治风尚。

未曾见过作者，只读文字，仅识照片——不是贪吃的模样嘛，却写出一本关于吃的书来，颇为蹊跷。

胡竹峰的文字，许多博士也不能写出的。书之收尾《民国

的日子》，可以佐证我的理论：所有的作家都是前辈作家的奶汁滋养大的。这虽说全是辑录彼时的作家们写吃的文字，不过正是藉此，便足以证明作者的嗜读。让人联想到萧太子编辑《昭明文选》，可不是等闲的眼光呢。作者电话里说：“历经世态，心就冷了，淡了。”至于“心就冷了，淡了”，当然不会是要去做林下隐公的宣言，而是“热了”“浓了”于读书与写作。

作者的语言不予夸奖是忍不住的。如同一个饿汉面对东坡肘子时，却不准他微笑，那也是很难的一样。按说这样的年龄，流行的语言是半生不熟的欧化长句式；但是本书作者不是这样，而是长短兼顾、舒缓有度，处处流淌着一涟涟的“国风”韵味。这是民国作家开创的文风，以鲁迅林语堂为最天才的代表。承继前贤风度，并努力再创造、再个性化到自家的笔管里，那么未来的文章江山，必定是一个更新境界的换了人间。

方英文

2012年7月1日于长安·采南台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引 言  | 001 |
| 从 前  | 007 |
| 鼎煮三朝 | 019 |
| 一卷春秋 | 032 |
| 秦 食  | 044 |
| 两汉滋味 | 053 |
| 三国演义 | 064 |
| 两晋书  | 076 |
| 南北风范 | 088 |
| 隋笔记  | 099 |

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说 唐    | 111 |
| 十国五味   | 128 |
| 宋话本    | 138 |
| 元折子    | 153 |
| 小说明人饮食 | 165 |
| 满清册页   | 179 |
| 民国的日子  | 192 |
| 食到如今   | 203 |
| 后 记    | 222 |



## 引 言

这些年，我时常劝身边的好朋友，如果可以就多写一点，有些想法不及时付诸笔墨，只能沦为虚空。文章是刹那的念头，念头是文章之根本，或许这正是我自己终于下定决心撰写此书的原因。

今年出版了两本散文集，中间有段时间无心写作，疲倦了，也有些惘然，于是就想做一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。藉此把几年来集存下的各类古代农书《齐民要术》《农桑辑要》《荒年本草》《农政全书》之类系统地重读了一遍，作了不少笔记，之后开始写这本书。严格说来是修改旧作，说到底读后感。过去的滋味，我们谁也没有经历，只能通过白纸黑字刨根问底。三五年来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上下的工夫至此有一了结，知我罪我，褒贬抑扬，反正今后大概不会执着于此了。



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“吃喝小史”，晚清李伯元写有《文明小史》，我化而用之。结集出版时，感到名字太直白，含蓄一点才好，于是换成了“旧味”，以“中国古代饮食小札”点题。在我看来，意思得表达更准确，虽不免有复古倾向。

不过，这本书也的确是怀旧之作。

我是有怀旧的情绪的。

在当代，如果说还有什么乐趣的话，也无非是怀旧与憧憬。逝去的昨天，因为永不再来，未来的明天，因为不可预知，都是美好的。

这本书的写作，与我过去的风格完全不同。如果还有相同点的话，不过都是出自胡竹峰之手，属于我的文章。当年《鹿鼎记》在报纸上连载，不断有读者怀疑“是不是别人代写的？”因为他们发觉，这与金庸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。我想，写作对一个人而言，每部作品之间不应该是左眼和右眼、左耳和右耳、左手和右手的区别，最好是手与脚、下巴与额头、前胸与后背的不同。

《旧味》的初稿曾以专栏连载等形式发表在南京《都市文化报》、嘉兴《南湖晚报》、郑州《河南商报》、还有我曾供职的《安庆晚报》等媒体上。这回结集，几乎推翻了过去所有成型的文字，以新的面目出现，它们与旧稿之间，区别仿佛笋

与竹，冰与水，江与湖，土与地——我相信道出了一些常人没有道出的东西，这样说倒不是自负，而是纯粹个人视角的偏见。

偏见，恰恰偏偏能看见——我看见有人不吃嗟来之食，我看见有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，我看见有人锄禾而归，我看见有人举杯邀明月，我看见有人举家食粥酒常赊。

写作《旧味》，对我而言，是放下也是捡起，放下过去的青菜，捡起新的豆子。我越来越爱青菜之味了，今年春天更是沉迷于各种豆类不可自拔，豌豆、黄豆、白豆、红豆、绿豆、黑豆、土豆，每天的餐桌上，断不可缺。

有人说土豆不是豆类。土豆非土，土豆非豆，我偏要将土豆归于豆类，这是我的固执。写作的时候我是固执的，甚至是偏执的。生活上我随遇而安，饭只管吃，管它好吃不好吃。

和古人相比，现代人越来越不会吃了。在我看来，所谓好吃，不过胃口不错罢了；所谓美食，不过是饥肠辘辘时的鸡汤，一桌荤膏中的素食，豆腐席间的蒸鱼，全羊宴上的青菜……

我相信明清的饮食比唐宋好，唐宋比魏晋好，魏晋比先秦两汉好。如果可以穿越，在历史圆桌上点餐，我愿意吃一顿明青菜。

饮食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，以饮食为坐标，



是可以走进历史的。

走进中国饮食的世界，一方面在趣味中沉迷流连不休，一方面则太过沉重。美食是属于庙堂侯门的，尽管我们的饮食源远流长、活色生香，但摆在普通百姓饭碗里的永远只是最普通的食物。在历史漫长的岁月里，肉食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难得之物。即便在盛唐时期，家贫者也只能“唯食盐饭而已，或家中无食，则虚中竟日”。

中国历史上，把生活过得灿烂，只是少数人的特权。有些人，吃饭对他们而言，不过是为求不死。观音土都可以吃，还有什么美食可言？

我在乡下是见过观音土的。那种土细白如粉，握在手心，软腻嫩滑，十分美好，据说吃进肚子里就不会感觉饥饿了。观音土不被肠胃吸收，没营养，塞在体内，人当然不饿。反正要死，与其饿死，不如饱死，这里面有多少沉痛，在历史之河荡出浪花，荡啊荡，兀自在时间的上空打旋。

本书的侧重点与《中国饮食史》之类的著作大有不同。在我看来，写作是生命的投入与个性光芒的发挥，纯粹资料编纂式的组合，对我而言，也就不愿而为，当然，功力不逮，愿为也只能是空想。

也许，历史就是一出不散的盛宴，人物走上走下，场景变

来变去，月亮还是那轮月亮，江山还是那座江山。青山依旧，夕阳几度，潮起潮落，秦汉魏晋远去了，花开花谢，唐宗宋祖也远去了。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多么渺小，不管大人物还是小人物，不变的是人类世世代代的吃吃喝喝。

中国饮食文化的流传是潺湲有序的，很多食物，不能说来源于某朝某代某人之手，而是民族集体的智慧。有些饮食风俗，也是分分合合，譬如分餐制。

写作中除了上文提到的农书，我还翻阅了数百种古籍，有官修正史、野史笔记、古人食谱，同时又从很多古画图录中获益匪浅，此外，也参考了一些地方志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写作中最大的困难，不是考证之烦，亦非阅读之苦，而在于要把属于古人的深涩嶙峋转换成现在的通透朴素，将生硬的材料释放得平易可感。艰辛的结果是不能让人感受艰辛，是好是歹，有缘翻开这本书的人，赐教为盼。

相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大，它只是天际忽闪忽灭的一点星光。

周作人在《知堂回想录》中说：“我真实是一个屠介涅夫小说里所谓多余的人，在什么事情里都不成功，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作浮云似的，自得其乐的活着。”

初读之下，如被雷击，苦雨翁说出了后来如我者的性情。



我在文字的世界里自得其乐。这个世界如果还有什么乐趣的话，不过是自得其乐。自得其乐，其乐自得，个中自得与个中其乐，不足与他人道也。

汪曾祺《自得其乐》一文中说，文章“写成之后，觉得不错，提刀却立，四顾踌躇，对自己说：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！”此乐亦非局外人所能体会也。

常常在夜里，晚上九点从家去单位，我看见街头有人喝酒，有人欢歌，有人散步，有人恋爱，有人遛狗，有人打太极，有人打手机，我想着我要写《旧味》哩。凌晨一点我从单位回家，夜将尽了，我看见街头还有人喝酒，还有人欢歌，还有人恋爱，还有人打手机，没人遛狗了，也没人打太极了，更没人散步了，只有我回家的步子，一脚踩着影子，一脚踩在刚刚写完的文字上。极度疲倦，也十分愉悦，那些新鲜的文字瞬间老去，老成古庙旧壁上烟熏火燎过的经文。

至今还记得，本书初稿的第一篇是2009年7月6日在郑州写的。

时间真快，转眼三年了。

2012年5月11日，安庆，湖畔社

## 从 前

吃的从前，是一段没有引子的话本；吃的历史，是一条没有源头的河流。茹毛饮血是原始社会的写照，再往前呢？当人类还是猿猴时，应该就是吃各类野果了。《圣经》里，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正是以水果充饥的，正所谓“茹草饮水，取草木之实”。

那时还不知道如何种植五谷蔬菜，更不用说饲养家禽。三五成群的猿猴赤着脚，弓着身子，披头散发地走在茫茫森林中。碰见有水果的树木，爬上去摘下来吃一颗，好吃的话，就多吃一点，然后全部摘下来，带回去让同伴分享；不好吃或者有毒的，就记在心里，这样日积月累，逐渐学会了对食物最初的判断。好在森林中拥有丰富的食源，为猿人的生存与繁衍提供了保证。鲜果、坚果、块根、块茎以及各种菌类，均可充饥，偶尔也爬到树上掏掏鸟蛋什么的（此时也有食人之风，可参阅《中国原





始社会史》《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》等书）。

随着进化，一切都在改变，猿猴成为原始人，开始直立行走。

这时候，北极冰川开始南延，原始森林逐渐减少，食物源变得越来越少，大家只能勉强填饱肚子。朗朗乾坤、野兽横行，正如庄子所言“禽兽多而人民少”。在兽多人寡的情况下，抗击野兽的骚扰与攻击，非常耗费体力，需要补充更多的能量。部落的族众聚在一起，咿咿呀呀地商量着，要不我们捕杀一些禽兽吃，你体质瘦弱，在家断竹续竹，他身强力壮，负责飞土逐肉好了。

经过统一分工，人们提着棍棒、怀揣小石块出发了，每次总有些收获。刚开始，捕猎技术不高，只能捕获兔子、獾、豪猪、鹿、山羊、斑马之类的小型动物。随着技艺的提高，已能猎取比较大的动物，像三门马、水牛、水猪、肿骨鹿之类，甚至老虎、豹子、熊、犀牛这些猛兽，也能捕猎在手。反正没有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，遇见什么杀什么。回巢后，用锋利的石片分割兽肉，大家抢食一空。懂事的就将嫩一点的或者腿肉里脊之类，留给老人、儿童和妇女。每个人都尽量吃得饱饱的，没有冰箱，也不懂腌熏之类的储存方式，过几天食物就变质了，趁新鲜多吃一点，吃饱了有力气打猎。

生活在十五万年前的大荔人，逐水而居，因此除了采集和狩猎之外，还捕捉水中的鱼类。考古工作者在他们的遗址中发



现了鲤、鲶等鱼类化石，蚌、螺等软体动物化石，可见古猿人的食物范围已经非常广泛了。

肉类食物营养成分丰富，猿人的大脑得到了更多补给，也为他们的繁衍创造了更好的条件。可惜不会用火，只能生食，一块肉要用很大气力才能撕开，吃得人满嘴殷红。有时候鸟兽之肉吃不饱，太饿了，只得皱着眉头吞下它们的毛皮充饥。

大家鲜血淋漓地吃饱了肉，有力量去捕获更多的野兽了。现在有些国家、有些人，至今还崇尚吃生，或许就是先民遗风不灭的一息烟火吧。

那时候，迟到和早退，上班与事业，工资及奖金，什么升官发财之类的问题，都和人们无关，真正的“以食为天”，大家所有的时间都在为获取食物而努力。吃饱了就去带孩子，年轻人则躲在树巢的角落里谈谈恋爱，年老的在树顶上晒太阳，或者在洞穴里打发着漫长的原始岁月。

头顶的大雁飞过去又绕回来，南来北往，花开花谢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复一年。清晨悠长的鸟鸣唤醒了沉睡的先民，吃几口昨日留下的残肉剩果，又开始为下一餐的果腹之物奔波劳累。

这是最经典的从前和最纯粹的开始，日子就这样缓缓过去。广大先民慢慢按照性别分工去寻找食物，身强力壮的男人去打猎，女人负责采集瓜果蔬菜，有活大家干，有饭一起吃。最可